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九十二回 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 畫士中書變兩角狼頭

唐月君收了昆耶那之後，威靈愈震，大名一郡，又與山東、河南錯壤，百姓日夜渴望王師。府縣官員恐生內變，遂奉表歸附。時建文二十五年夏五月，月君御朝論諸大臣曰：「鄭洽、程智往復帝命已經三載，竟無音信，昨幸禾稼有收，今復來牟大稔。兵糈已足，孤家擬於秋首北伐。應再遣使前去迎駕，或得東宮監國，庶逆寇平時，天下咸知有主。」吳學誠前奏道：「臣聞程濟厲駕，有事必為帝卜，或者預知中土連年災荒，所以遲延至此。誠如睿諭，再差大臣恭請，並奏明出師日期，自無不回鑾之理。近者又查出殉國文武諸人及死節妻女，禮臣現在追議爵諡，亦應一並附奏，上慰帝念，下尉忠魂。」月君又諭道：「凡建文七年已經贈爵予諡者，統造一冊齎去。」諸臣叩首遵命而退。隨將殉國死節姓氏爵諡，先行疏請帝師裁鑒。計開於左：開國勳臣男爵王大卿，徵兵宛陵，聞金川失守，不食而死。其長子為昌化縣丞，隔絕千里，不期而同日自縊死。

吳郡俞貞木，曾為都昌縣令，與郡守姚善同起兵勤王。善死，貞木亦死。

兵部侍郎徐壘，奉使招集兩浙義勇，全家覆沒於京，壘守節而死。

鄭居貞，與其弟道同為御史，聞帝燒宮，皆以死殉。

梁良用，官居部郎，帝出宮後，遁去為舟師，訪求行在。已聞燕藩僭位，投水而死。又族弟梁中節，亦棄官去，死。

副都御史陳性善同大理寺丞鼓與明監軍於靈璧，被燕兵獲去，復縱之歸，皆躍入淮河而死。又欽天監正劉伯完，亦在靈璧軍中，亡去，死。

余逢辰，為燕府教授，知燕王蓄有異謀，屢次泣諫。及造反，觸柱而死。

工部郎中韓節，奉命守城，燕兵入金川門，孤身拒之，被殺。

蕭縣令鄭恕，燕兵南下攻城，城陷死節。二女皆投井死。

沛縣知縣顏瓚死難。其子名有為，亦自剄。之弟瓚孝廉名珏，奔歸故鄉，白於父母，冠帶升堂，望闕拜訖，從容自逕。其主簿唐子清，被燕兵所執，罵賊而死。典史黃謙亦死。

濟陽殉國教諭王省之長子禎，為夔州通判，亦抗節死。

兵部侍郎廖平，因匿帝之太子，燕王搜捕甚急，逃之浙東，死。再有京官遁去者，監察御史韓郁、郭良等二百二十四人。又外官遁去者，朱寧等二百九十餘人。多遺姓名，尚在博訪，次第奏聞。

崑山龔翊，為金川門卒，谷王木惠開門迎入燕兵，翊大哭，遁去，死。

都督平安，與燕百戰，力竭自刎。

都批發揮宋垣，被燕兵圍困於靈璧，同參將馬溥皆戰死。

都揮使朱鑿，與燕兵戰於松亭關，陷陣而死。

都督陣暉，與燕百戰，力盡而死。

都揮使陳質，守大同府，被執，不屈死。

指揮滕聚，與燕兵苦戰，負重創而死。

武安侯郭英，與燕戰敗，鬱忿而死。

鎮撫周拱元，率步兵訪餉舟，為燕兵所劫，戰死。

指揮鼓聚戰死。其外丁良、朱彬等陣亡者甚多，不知名姓，容訪再奏。

月君覽疏，見議定爵諡，咸各允當，遂臨朝諭群臣曰：「大冢宰程亨，原自帝所差來，少宗伯曾公望，前曾訪求行在，非此二人，不可為使。卿等其速往，孤家待汝反命，然後擊師討賊。慎哉毋忽！」二人欣然受命。方將罷朝，忽滿釋奴傳進飛報，說界上有燕國差使二員：一是狀元，官拜禮部尚書；一是畫士，現居畫苑中書，加太常卿之職。群臣聞之，莫不驚訝。

月君敕下守界官員，許其入境。並諭府尹高不危，令：「於燕使到日，率向帝闕朝見，詢明何事，奏復孤家裁奪。」

卻說燕王因毗耶那被擒，料道無法可勝。又徐妃適已病亡，便用著志幻所獻的妙策，已備下二十萬金珠，送到河間府庫，先來通使，以圖僥天之幸，好作納彩之禮，聘為正宮。差來的狀元，就是胡靖，不但禮卿為職分所該，又是燕王的心腹，無可奈何，迫於君命，戰戰兢兢，知道性命不保的。那道士卻坦然無疑，只一幅畫兒，已騙個美官到手。若事成之日，自然更加榮顯；縱使不成，亦沒有利害在內。所以意氣甚是揚揚。及至濟南下了公館，適聞沐西平侯差有官員來闕下奉表朝貢，已到皇華亭，胡靖連詫奇事，令從人悄悄去探聽姓名。有頃回報，原來是胡靖當日在沐英府中相識的，不勝大喜。即於次日黎明，先往拜訪，一見歡然。胡靖請屏左右，促膝面談，微微問道：「不知西平侯到此朝貢幾次？」差官應道：「只今是第一次。」

胡靖又道：「他們奉的建文虛位，不過借此作亂，豈肯忠於本朝？沐公遠在萬里之外，不知其偽。早是我在這裡，若是別人，豈不回朝奏聞，多所未便？」差官聽了，愕然問道：「建文帝在濟南與否？」胡靖笑道：「這句是呆話。建文若果到此，便為机上之肉；看程濟能知天數，斷乎不來的。」差官又問：「濟南起兵二十餘年，據有中原地方，今上亦無奈何他，怎麼建文一來，便為机上之肉？」胡靖附耳說道：「不來則崇奉其名，為搖動人心之計；若一歸闕下，則與漢獻帝、唐昭宗無二矣。」

差官連連點頭，道：「畢竟老先生見得到。向來建文帝原在和曲州獅子山白龍庵內，西平侯因曾受過眷注，常差人饋送些珍奇品味。向後聞得濟南有人來請復位，就下川中一路來了。目下滇、黔、蜀中百姓，個個傳說建文皇帝又已登極。敝主沐昂，是新襲爵的，例應進表，所以差遣下官前來。原因通國訛傳，未能深察虛實之故，並不是背著今上，返來趨附這邊，還要求老先生曲意容隱，方為至契。」胡靖道：「我與西平是何等之交！不消囑咐。今卻有借重尊官之處。」差員道：「正是未曾問得老先生有何公幹到此。」胡靖就悄悄把來意說了。又道：「原是忠則盡命的所在，利害也顧不得，但求尊官以心相照，到緩急之際，好言相贈，感激無盡了。」殷殷致囑而別。

回到公館，早有府尹高不危打導來拜，胡靖與張志幻疾忙趨迎。遜進禮畢，胡靖開言道：「古來兩國相爭，其間必有往來之使，幸則成功，不幸則敗事。茲有璽書上達帝師，唯老先生有以教之。」高不危胡聲應道：「這須大臣會集闕下之時，先將來意宣明，僉議一番，可上則上，公事公言，不是在此處說的。先有一句話：當時燕王僭位之後，登基詔書是個什麼呼豬胡狀元屬草的？尊姓也是胡，是否同宗？而今其人安在？」胡靖急得汗流浹背，紫漲了面皮，又惱又羞。正值奚童捧茶至前，便離席讓茶，直打一恭至地。呷過了茶，勉強應道：「草詔的不是別人，就是小弟。從來忠孝不能兩全，如方孝孺、胡閏、高翔以不草詔書而至夷九族十族。弟忝在具慶之下，不忍父母老年屠戮，即此一念，不得不草。至『呼豬』二字，則不知所從來。」高不危笑道：「可以呼豬，即可以草詔；若不肯草詔，亦斷不呼豬。方、胡、高三公身為忠臣，子為孝子，妻為烈婦，所以能不草詔，彼九族尚且不順，而況夫一豬哉！忠孝本無二致，盡忠者即為盡孝，不孝者亦必不忠。若子背君而親則喜之，其相去也者幾希。」說畢，拂衣而起。

胡靖等唯有鞠躬送出。氣得目睜口呆，自在館中踱來踱去，心內躊躇道：「第一個來，被他羞辱至此，若日逐來個把兒，怎麼了得！我若是逕詣闕下，那其間縱有舌劍唇槍，如何敵得他們惡黨？就有地孔，也鑽不下去。我帶的多少禮物，原為著幾個舊友，如今看起來，決無情面；若送他時，定然返討一場沒趣。罷，罷！我別有路數在此。」遂叫家人取了個朱紅篋兒，又到皇華館來見西平侯的差官。屏退從人，並上朱篋，道：「途次相逢，無可為敬，聊以此表薄意。」差官啟篋一看，皆是金寶之物，料必有話，遂辭道：「叨尊相垂愛，未知有何差遣？決不敢拜厚賜。」胡靖欠身道：「老親台言重，學生別無所煩，不過借句鼎言，早完君

命。」便附耳說了些話。差官忻然道：「這個當得效力。」隨將禮物推遜一番，然後收了。差官如飛入城，先到黃門上了表章，又到宗伯衙門進了貢儀，即在城內候旨。

那時相府吳學誠因西平侯遠來進表，差官又是都督同知職銜，隨諭宗伯衙門待宴。差官於酒筵間故意佯問道：「那燕國的胡狀元為何在此？他曾到雲南敵主府中搜尋建文帝的。」少宗伯周轅道：「但聞得殺了個榆木兒。原來他是正使麼？」差官道：「正是正使。也還虧他有一點良心，倘若不是他來，建文帝休矣。」大宗伯劉仲道：「他是個從逆奸臣，貴使因何這等說呢？」差官道：「這不消說是人人痛惡的。但不知他怎麼曉得建文帝在白龍庵，將別時，密向敵主道：『下官此心惟天可表，只因有同使三人，不能赴白龍庵行在一見聖顏，負心之罪死有餘責。』敵主到呆了一會。遂又固留幾日，乘便請入內署密談，涕泣不止。後敵主曾遣人到白龍庵奏明其事。但是他既念故主，何不殺身殉節，又做燕國的官呢？」劉仲道：「他原是我同年，據他說有老父老母，縱使不能殉節，亦當掛冠遁去。今若有此一段，也還可要。」真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，宗伯、衙門大小官員莫不信以為真。差官去後，宗伯即以此語面告相府。吳學誠道：「若果如此，且不宜慢他。」諸大臣商酌僉同，差員前去請至闕下相會。

胡靖自為得計，頓足笑道：「錢可通神。」遂坐著大轎，同了張志幻進城赴闕。文武百官俱已齊集。胡靖先謁建文聖容，舞蹈已畢，欷歔出涕。眾臣見了這個光景，越信他是真心，次第向前施禮。吳學誠開言道：「尚書公何事而來？」胡靖要卸擔子，緩言對道：「職奉主命，有璽書上達帝師。至於其中曲折，副使太常公知道，職實未與聞。」那個呆道士道是遜與他說，就欣然開言道：「永樂皇帝是以禮而來講兩主交歡之事，以免生民塗炭。目今徐后已崩，中宮虛位，要請帝師母儀天下，同享萬年之福。諸位老先生不消說皆晉勳爵。」吳學誠等都氣得面如土色。少師王雍大罵道：「狗才放屁！」階下武將薰翥、賓鐵兒就要揮拳，董彥杲以目止之。胡靖見不是頭勢，趨向眾大臣前打恭道：「此意出自太常，倒是惹干戈的，怎免得塗炭？璽書是否可達，靜候裁奪。」武班中董彥杲出言道：「璽書不上，怎欲你兩顆驢頭？」即著武士押出闕外。賓鐵兒隨指揮從人先痛打一頓，又將狗、豬、牛、羊的糞，喝這道士吃個大飽，高高弔著。又將一大塊塞在胡靖口內，道：「你也吃些！」把鐵鏈鎖了，禁閉在空屋之內。

可憐兩位燕邦使，對泣風前類楚囚。

那時胡靖跟隨的人役總不知躲在哪處去了，整整的餓了兩日，又沒處尋條死路，這才是做奸臣的現報。幸值月君視朝，敕令赴闕勘問，四個武士就來牽了鐵鏈，如犬羊一般拖去。濟南府看的百姓，指著二人「千逆賊，萬逆賊」痛罵不止。又有唱著歌兒，各贈他一套。兩人聽見，俯首承受。是怎樣的妙歌呢？

一個是呼豬的狀況，當日裡謁至尊，受著建文帝的深恩；今日裡假惺惺差來闕下，兩目汪汪有淚痕。那知道學了越王嚙糞，與呼的豬兒一般樣沒竅的丹心。

一個頭戴著黃冠，忽地裡變了烏紗樣。只道是富貴榮華，人人瞻仰；又豈料豬羊牛屎當作三餐飯。好個賓鐵將軍！一頓拳錘，打得縮進頭兒也，恰像披了八卦衣的烏龜狀。

月君諭令三公、三孤、六卿、五營大將軍及文武大小諸臣等，都在殿簷下分班坐定。武士帶進二人，好似餓鬼出了地獄，來見十殿閻羅天子，匍匐至前，正不知又要受什麼刀鋸確鑿的罪。早有女真們遞下黃麻兩幅，先給諸大臣看，上寫道：

胡靖背聖恩而事逆，大索帝於滇南，罪不容誅。今來闕下，乃以千金珍寶饋獻於西平之使，巧言傳佈心在故主。有此等猖獗伎倆，真乃燕逆之心膂也。勘問候奪。

張志幻以奸盜罪發，逃於方外，乃敢潛身泰岱，窺寫朕容，何異飛塵之翳日月。此等禽獸，烹之污鼎，副之污刀。一並勘問。

文武大小諸臣皆看過了，發下胡靖與張志幻。二人毛骨悚然，一一招認，叩首流血，甘心受死。聶隱娘即下殿，將劍指著二人，各畫道符兒。胡靖只道是斬他，引頸而受。好一會不見劍砍下來，偷眼看時，卻有一面大鏡，正照著臉兒；都是粉墨赤朱，塗得花花綠綠，比戲子裝的小鬼判官還醜些。又瞧瞧張志幻，已變了狼的腦袋，還挺著兩個角兒。武士喝令二人向鏡細照，倒比殺他更覺快意。遂令逐出城外，聽其自行還國。滿釋奴即擲下原來璽書，封函是未發的。諸臣見帝師處治總出意外，莫不欣忭而退。

胡等依然被武士牽出，解開鎖鏈，又饒著幾拳，作錢行之禮。幸有兩三個家僕，正來打探信息，一見大駭。有個嚷道：「這是妖術！」叫他不要慌。才說完時，已變作野豬的形像，喉間哼個不住，連話也說不出了。那時圍繞著看的人千人萬，走不過去。胡靖肚裡又餓，臉上又羞，真個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見有個酒肆，一逕鑽入去，倒在個木榻上，蒙頭而臥。呼取酒來，連飲了幾杯，方覺神氣略王。就大家吃了些東西，等到昏黑，方敢出城。起個清早，即便登程。胡靖自付這副形狀如何回朝，不免尋個死路。忽想著胡濬曾說，帝師寬仁大度，念誦聖號，百千萬里皆能感應。又聞得天師斬了他部下猴精，追取魂去，仍行釋放。」或者我每日拜誦，尚可邀帝師大發慈悲。」乃悄然與變豬的家人說了。在半夜子時起，主僕二人，默呼聖號，拜至五更而止。七日之後，容顏復舊。張志幻見了要問時，張著嘴兒，但一味嗷嗷，與狗無異，心下憤極，至渡小黃河，自投於水。胡靖落得好去復命。妙在兩員逆使，請出幾萬天兵；一封璽書，求來十二罪檄。下文寫出。